

去年暑期,我与友人去了趟甘肃敦煌,领略了穹顶之下中国西部的另一番风景,发现了一双双独特的眼睛。

行走在穿越河西走廊的高速公路上,一边是茫茫戈壁,一边是绵延不止的祁连山脉,一直到敦煌,我见到了流水,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。有人告诉我,这条河叫党河。

我走近党河的时候是在晚间。党河流水饱满,如绸缎般平铺在微呈阶梯状的城中心,两岸灯火辉煌。彼时,于河畔休闲的人摩肩接踵,多种方言交汇,如河水流过的声音,动听却听不大懂。

党河是敦煌的母亲河,阶梯上形成的湖泊如同城市的眼睛,它不分昼夜地凝视城里发生的一切,看敦煌的沧桑步履,看敦煌的华丽转身,期盼敦煌在未来的征途行稳致远。

## 随笔

儿子高考那年,考出了理想的成绩,并且填报了他最喜欢的专业。一切都很顺心,万事俱备,只等着录取通知书了。

但问题也来了,儿子一度有点手足无措,不知道做什么好。除了吃饭睡觉外,就是看电视玩手机。

“高中毕业了,偶尔放松一下未尝不可,毕竟没有学业的压力了。但不能放纵,生活最重要的还得有意义。”我说。儿子说:“以前在学校,连睡觉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保证,现在时间一大把了,反而不知道做什么。”儿子说这话时,还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“其实,你可以尝试换种方式。”我开始开导他,“你现在是准大学生了,得提前进入大学,熟悉这个未知的社会。”“那我需要怎么做?”儿子显然动心了。“把自己推出去,零距离拥抱这个社会,你会有收获的。”我说完后,儿子和我快乐地击掌,表示要开启新的人生模式了。

我们趴在桌上,一起制定了暑期路线图和时间表。在网上报名,去图书馆打暑期工,然后列出了要考察学习的几个地方,还有一张特别想看的书单。一切准备就绪,儿子背着行囊出发了。

他独自乘车去图书馆打工,当了两个月的图书管理员,期间利用放假和业余时间,去了博物馆、地质公园等心仪已久的地方,一边参观一边做笔记。他甚至还到十几所大学溜达过,说是提前感受一下大学校园的气息。

两个月的时间里。儿子谈起暑期生活时,那侃侃而谈的样子,就像他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一样。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,正是儿子心仪已久的学校。儿子很快融入学校,正式开启了他的大学模式,并且表现得非常优秀。

儿子的毕业季,我不仅参加了,而且还见证着他的成长,这是我常常感到欣慰的事情。儿子常常说,高考那年的毕业季,对他来说是特别美好的回忆。

## 抒怀

## 大地的眼睛

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

我很惊讶,惊讶于如此辽阔而绝对缺少降水的土地上,这饱满的水到底从何而来。这时又有人告诉我,党河之水来自于鸣沙山。

这引起了我的兴致,第二天一大早,我和友人直赴鸣沙山。

山下那一湾泉水,形似初月,被称为月牙泉。我独自站在月牙泉畔,看那青草柔柔地在水底招摇;看那水面徜徉的野鸭或是其它水禽荡起清波,我感受到了沙漠里的生机与活力。而站在泉畔的楼阁上俯瞰,看到湖畔挺立的胡杨或是青青垂柳,便感觉这里充满江南水乡的气息。若爬上鸣沙山遥望月牙泉,水已经成了大地的点缀,它是这一片天地最显眼的一面明镜,收纳太阳与月亮,照亮万里乾坤。无疑它也是沙漠的眼睛,是沙漠的嘴,它在看,它在呼吸,它是有生命的土地。它生生不息地守护这一方大地,流动的生命已延伸到了敦煌城里的党河,成为滋养众生的源泉。

如果说月牙泉是自然界造就的奇迹,那么到了莫高窟,你就会发现人在岩石上的修为。

或许是大漠的风常年不停地劲吹,把沙粒全吹走了,仅留下山上的嶙峋岩石,抑或莫高窟原本就是峭壁,这些大地的骨骼最适宜铁具的行走。古老的工匠们把他们的情怀、思想与愿景通通雕刻进崖壁,成为壁画里的大佛、飞天和各式各样有动感的事物。他们终年在没有阳光的洞穴里拈花一笑,把心灵的智慧播撒红尘,教信奉者们如何应对苦难,如何憧憬美好的未来。

离开莫高窟,蓦然回首,我发现莫高窟的洞穴一个个默然肃立,如同生长在山崖上的一双双眼睛,它们看大地撩起的烟尘一拨一拨,也看花开花落的人间一幕一幕。

就这样,到敦煌一行,我看到了城市之眼、沙漠之眼和山崖之眼,它们静静凝望天地人间,仰观日月星辰,俯看世间百态。它们看见了苦难美好,也深度张扬西部苍穹下灵动的生命。

## 回忆

晚上散步,广场上一阵“啪啪”的声音吸引了我,向后看,原来是一位老翁正在鞭打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陀螺,一下一下,一声一声,一圈一圈,将我带入了遥远的童年。

80后的童年怎么能缺少陀螺呢?一段木头,在父亲的砍刀下,三两下便成了一个粗糙的陀螺。再配上一根木棍,一截绳索,随着啪的一声响起,陀螺颤颤巍巍地转动着身子,摇摇欲坠却意志顽强,在不断地鞭打中,终于与主人能够完美地配合了。于是乎,主人怀揣着陀螺,喜滋滋地参加下午晒谷场上的陀螺群赛。小伙伴们一个个绷着脸,瞪着眼,娴熟用力地抽打着自己的陀螺,围观的人加油声都不敢喊,生怕扰乱了陀螺的舞蹈。比赛完了,胜利的得意洋洋,输了的也不气馁,一起高高兴兴地交换着陀螺,交流着技艺,直到天完全黑下来,各位妈妈的呼喊声此起彼伏,才急急忙忙地跑回家,美好的一天总是在陀螺的舞蹈中结束。

村子不大,玩伴总是那么几个,因而感情极好。每天早上一起砍柴,下午一起打猪草,玩游戏。放暑假了,每家都会来一些年龄相当的亲戚,这个队伍更庞大了。白天相约着一起捞鱼捕虾钓青蛙,晚上铺块凉席在晒谷场上,一起捉萤火虫,夹着老一辈讲鬼故事。村口的梨树开花了又谢,小屁孩们也不知不觉地长大。

初中要到镇上读,出于各种原因,伙伴们都一个个四散天涯了。我呢?初中,中师,工作,与他们生活的交集已愈来愈远。二十多年来,我们竟是再没相见了。

二十多年前,在我们共同抽起陀螺的瞬间,在我们成群结队地钓青蛙的瞬间,欢声笑语的我们,可曾想到今天我们的咫尺天涯?

时间是一条不能回头的河,流逝的,有我们的童年、青春,夹杂着我们的欢笑悲哀,泥沙俱下,呼啸而去,永不再来。

眼前的陀螺不停地转着,一圈一圈,五光十色,恍惚间,我不知道,是人抽打着陀螺,还是人变成了陀螺。我只知道,我的感伤,也只能在这一瞬间,我终将离开陀螺,不回头地奋力前行。

衡阳县文昌实验学校  
罗娟

## 拔杂草

## 印象



张德华/摄

## 感悟

## 一棵石榴树的生长秘籍

涟源市涟水中学 贺乐德

一棵石榴树,瘦骨嶙峋,孤零零地立在那里。

身子几乎倾斜成45度,风雨吹来,枝叶摇晃,要倾倒的样子。风雨过去,又是神定气闲。离地半米,树干分叉,两枝左右方向延伸,成大写的Y形,倾斜,像弯腰行走的老人。

石榴树下,走过来的人在议论——

“这小树的命,怕是保不住了。”

“不一定,石榴树不容易死的。”

雨水打湿了山山水水,也打湿了这棵尚未成熟的石榴树。

石榴树深吸着这生命的气息,伸腰,舒活筋骨。新绿的树叶,一点一点,不停地冒出来。趁着这场春雨,往上生长!生长!生长!

春雨不绝,不分日夜。夜间,天地间重归岑寂,孱弱甚至带着几分丑陋的石榴树显出野性来,扎根这片土地,站稳脚跟,攒足了劲,生长力源源不断。

不多久,青枝绿叶,一派葱茏。

夏雨紧接着春雨,依然下得勤密,绿叶依然在长,花也在不知不觉中开了,一朵,两朵,暗地里呼朋引伴,以小跑的姿势,奔向自己想去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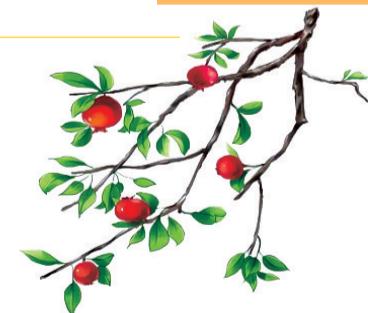
到了五月。路过的人好奇地走到石榴树下,走近细看,不得不吃惊:弯弯曲曲的树枝上,竟然还长出了细细嫩嫩的新枝,新枝上长出了细细嫩嫩的新叶,表层浅浅白白,毛毛茸茸!人们慨叹,惊讶,也许还有惭愧。

石榴树并不理会周边的是是非非,只顾卯足了劲开花、结果。不知不觉,枝间时见子初成。

在自己曲曲折折的生命航程中磕磕碰碰走过来,石榴树稳稳当当,石榴成熟也稳稳当当。生长的时候不着急,成熟的时候也不着急。

树下的人也不着急——这是没抱希望的一场意外呀,石榴不多也不大呀。

到吃石榴的时候了。人们踮起脚跟,轻而易举摘到了不多的石榴。



剥开来,石榴的子儿密密麻麻排着,挤着,像一扎一扎火红的喜炮。

树下,又是一场议论——

“到底是没长大的树,果子还是不好吃。”

“这石榴树能活过来还能结果就是奇迹!”

石榴树仍然不理睬树下的说说笑笑,只想着赶路,只想着长高、长大,长大、长高,开越来越多的花,结越来越多的果。

这棵尚未完全成树的石榴树相信自己。

石榴树内敛深藏的生长力,是除了自己谁也不知道的秘密。